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<<长征谣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长征谣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1538612

10位ISBN编号：7541538612

出版时间：2009-6

出版时间：云南教育出版社

作者：傅建文

页数：269

字数：242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http://www.tushu007.com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
内容概要

中央红军长征前夕，身怀门甲的栀子和丈夫——红军某警卫连长秋水相约，若一年后不归，无论他到哪儿，她都会去找他。
谁料一语成谶。
一年后，秋水因掩护首长身负重伤，滞留在毛儿盖地区，因红军部队已穿过草地北上，追赶部队已无可能，他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。
此时，被红军俘虏释放的瑞士籍传教士柯复古亦要返回贵州，两人相约结伴而行，执拗的秋水一定要循原路线返回，两人发生了挣执；更尖锐的是，两人信仰不同，谁都想征服对方。
他们从毛儿盖出发，边疆翻越几座大雪山，经川西南过彝区……留在苏区的栀子虽顺利生下孩子、躲过白色恐怖的劫难，但不断传来红军失利的消息让她坐不住了，毅然决定外出寻夫。
家人不放心，雇乔弹匠结伴同行。
两人顺中央红军长征的路线，边弹棉花边打探消息，经历不少磨难……　　最终，双方几乎同时进入遵义，但他们能重逢吗？
小说试图以特定历史条件和环境为背景，以亲历者所见所闻的方式，从另一种视角解读红军长征及其长征精神的真正内涵！

作者简介

傅建文，男，1964年8月出生于湖南宁乡，1981年10月入伍，曾就读于解放军总参重庆通信学院、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、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文艺学研究生班，现为广州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专业作家、《战士文艺》执行主编。
1982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，著有长篇小说《小提壶》、中篇小说集《窑神》、短篇小说集《没有寂寞的眼泪》、报告文学集《1998：荆江不分洪》及战争纪实《太行雄师》、《血染的神话》、《大倒戈》、《血泊里的中国》等，出版了四卷本《傅建文战争纪实文集》，担任电视剧《羊城风暴》、《漂亮女兵》等的编剧，多次荣获国家图书奖、全国电视飞天奖、全军电视金星奖、广东省新作品奖等重要奖项，同时有小说改编为电视连续剧。

书籍目录

第一章　毛儿盖——秋水和柯复古第二章　界首——栀子和乔弹匠第三章　两河口——南下东进之争第四章　界首——淌血的记忆第五章　泸定——山寨“擂台赛”第六章　界首——阴谋与“爱情”第七章　泸定——游击队正史第八章　猴场——弹弓上美妙的“琴”音第九章　会理——记忆中的熊熊大火第十章　新龙场——意外的收获第十一章　茅台村——茅台酒的“酒话”第十二章　遵义——栀子和玛丽尾声　遵义——余音袅袅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　毛儿盖——秋水和柯复古　　已是仲秋时节。
在赣南，眼下正是霜露把山野涂抹得多姿多彩的季节。
枫叶红了，落叶灌木黄了，白色的油茶花开了，惟古松古柏墨绿依然……层林尽染的绚丽色彩，把山野打扮得如油画般漂亮。
而在毛儿盖，秋天却像被秋雨洗刷过一样，完全是另外一种色调：天空中浮着一朵朵不散的愁云，视野里灰蒙蒙一片，山是秃的，树是秃的，草已枯萎，石头峻峭黝黑，满目都是荒凉景色，只有远处的雪山露出一线亮色，提醒人们这是中国西南部的高原。
坐在毛儿盖藏民家的经堂里，看着窗外灰蒙蒙的景色，秋水的心已消沉到了极点。
红军大部队离开毛儿盖已经一个多月了，秋水真不知道他这一个月究竟是怎么熬过来的。
秋水是在攻打毛儿盖的战斗中负伤的。
两个多月前，秋水随红军部队翻越了三座海拔五千多米的大雪山，跨过黑水芦花地区，进入了毛儿盖。
毛儿盖是松潘县境内的一个重镇，不大，仅三四百户人家光景，但镇西南山坡上的索花寺却非常宏伟，正殿、偏殿、喇嘛住房、云游喇嘛的客房几乎占满了整个山坡。
正殿大门两侧各竖有一尖顶方塔，自塔顶四面牵出几根粗大的铁链，像要把塔拴牢似的；塔前又各蹲踞着两座石狮，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。
不用说，这是藏传佛教教徒们参拜的一个重要场所。
不仅如此，毛儿盖还是军事上的重镇，往北是荒凉偏僻的大草原，往南经懋功入四川，往西则经甘孜进入西康。
正因如此，胡宗南派了一个营的兵力在此布防。
但这些国民党官兵没有想到，红军部队从卓克基出发，仅用七天时间就翻越数座大雪山，行程六百余里赶抵这里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了攻击，在半个小时之内便结束了战斗。
也是命里该有一劫，战斗刚一结束，秋水随首长进入镇中，准备开设临时指挥所。
许是长期担任军事指挥员的缘故，首长有个习惯，每进驻一地，必先察看四周地形，了解周围的地形地貌特征。
进入毛儿盖也不例外，首选察看之地便是西南山坡上的索花寺，但首长没想到，毛儿盖战斗结束后，部队对镇中其他重地都进行了仔细搜查，剿灭了大部分残敌，却惟独没有搜查索花寺。
不是不想搜，而是没敢搜，因索花寺是毛儿盖的宗教重地，他们怕犯纪律，搜出民族矛盾来。
结果，十多个残敌躲进了寺庙的客房中。
首长一带人来，他们以为是来清剿他们的，率先举枪。
秋水呢，长期的警卫生活培养了十分敏锐的嗅觉，敌人举枪之际，他一个纵步拦在首长面前，挡住了两颗射向首长的子弹。
这可伤得不是时候，也伤得不是地方。
一颗子弹击在膝盖骨上方，从膝弯穿出去，留了一个大洞；另外一颗子弹击中小腹，留在肚子里了。
红军缺医少药，对伤口只能简单处理，先用盐水洗洗，再敷上草药了事。
腿上的伤还好，不到一个月便结疤了，虽然有点瘸，但行动已无大碍。
要命的是小腹里的那颗子弹，由于没取出来，伤口总不见好，化脓了，清洗了又化脓，化脓了又清洗，没完没了。
秋水很着急，怕伤口影响自己的行动。
果然，担心啥就来啥，部队在毛儿盖待了四十多天，好像一切都在向着不好的方向发展。
先是数度攻打松潘失利，不仅未完成预定的松潘战役计划，还招来胡宗南、薛岳及川军近三十个师的包围。
接着，红军内部又发生龃龉，张国焘纵容部队闹不和，一时间，一、四方面军关系十分紧张。
无奈之下，中央军委做出了过西康草地的决定。
秋水想跟部队走，他知道留下来肯定不会有好结果，但首长不同意。

首长自然有首长的道理，他叹口气说： “秋水，我们要过草地，你能走得了吗？
草地前不见头，后不见尾，阴雾腾腾，水草丛生，沼泽遍地，好人都走不出去，你一个重伤员行吗？
我听藏民说，还没听说哪支军队真正从草地走出去过。
”秋水不吱声。
首长又说： “早两天，我派第六团试探了一下，由于准备工作不充分，也没想到草地这么难走，走了不到三分之一，又都折回来了。
你想，一个主力团尚且如此……”秋水知道留下来是板上钉钉的事了，泪水盈盈的。
首长劝他说： “秋水，好好养伤，伤好了可以来找部队，我还让你当警卫连长。
”秋水知道首长是宽他的心，红军从中央根据地一路走来，留下了多少伤员？
又有几个重返队伍的？
部队已经走了上万里路了，还要走多远谁也不知道。
不，秋水毕竟是跟了好几年的老警卫员了，首长多少对他有些特殊感情，给他找了一家条件不错的藏民家安置下来，留下了十块大洋，还让他留下了那支十二响的匣子枪。
部队一走，像把秋水的魂牵走了一样，他每天坐在经堂里，望着窗外的景色发呆。
好在他寄居的藏民家对他还不错，主人桑巴是个盐商，和红军做过大宗生意，红军的公平买卖和不扰民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，女主人果依依和蔼可亲，对他照顾得很周到。
他们把家中最好的经堂给他住，又把珍藏许久的藏红花拿出来给他疗伤。
桑巴甚至还和他开玩笑说，要给他找个藏族姑娘成亲，让他在毛儿盖永远住下去。
而秋水早就想离开了，尤其是随着伤口的逐渐愈合，心早已在千里万里之外。
他想去追寻红军队伍，但传来的消息却很不妙。
有人说，红军在过草地时几乎全军覆没，到处都是红军将士的尸体；又有人说，红军队伍刚一过草地，就被国民党军队包了饺子，已被全歼。
秋水是不大相信这些传言的，自打从中央根据地出发后，红军经历了多少难关？
恐怕比唐僧师徒的八十一难还多，湘江不死，赤水不死，大渡河不死，泸定桥不死，雪山不死……还有什么能难倒这支历尽千辛万苦的队伍呢？
还有什么超自然的力量能消灭这支有着钢铁意志的队伍呢？
让秋水伤神的是，他实在想不出这支队伍还要走多远？
会在哪里落脚？
他也和桑巴商量过，愿意倾其所有，请一个向导，把他带过大草地，再寻找队伍。
桑巴把头摇得像拨浪鼓，说： “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！
别说你身上没有几个值钱的家什，即使有座金山银山，也不会有人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。
”桑巴还告诉他： “红军大部队当初进草地时，请了一个藏族老通司带路，除重金之外，还专门派了八个人给他抬担架。
”桑巴这么一说，秋水就把这头的心思收起来了，犹犹豫豫打着另一个主意：返回家乡去？
秋水确实想家了，更具体些，是特别想栀子，想栀子给他生的那个未见面的“儿子”。
屈指算来，秋水离家整整一年了，未见面的“儿子”也有半岁多了，叫他如何轻易割舍得下？
既然暂时跟不上队伍，最好的选择就是先回去见老婆、抱儿子。
想到栀子，他心里充满了幸福的感觉，好像栀子把世上其他的女人都比下去了。
栀子的柔情，栀子的笑意，栀子的气味……栀子的一切一切，都让他留恋回忆。
他想起了临行前和栀子单独相处的那个秋凉如水的夜晚，那一丝丝缠绵的情意仍萦绕在胸臆间。
“你听！
你听！
”栀子斜躺在印花大被上，像一条蹦跳的小鹿发出欢快的叫声。
秋水就真听，身子倾倒下去，耳朵贴在栀子微微隆起的肚子上，静心屏息，倾听着隔着肚皮的声音。
肚里的孩子是有些不安分， “嘭一嘭一嘭嘭嘭”，像一个顽皮的儿童不经意敲击着牛皮鼓，肚皮也被踢得起起伏伏。

秋水兴奋难抑：“一准是个小子。
”　栀子也兴奋：“丫头吧？
”　秋水：“是小子！
”　栀子不和他细辩：“就算小子吧。
”　秋水很肯定：“不是算，就是！
”　栀子妥协了：“好好好，就是。
”　片刻间，栀子的心眼又灵泛起来，问：“若是小子，长大后你想让他干什么？
”　秋水想也不想：“当红军，打白匪啊！
”　栀子：“假若是丫头呢？
”　秋水：“不是丫头！
”　栀子：“我是说假若。
”　秋水：“那就让她嫁给红军！
”　栀子叹了口气，问题就来了：“你说，等到孩子长大当红军，该是十六七年后了吧？难道，那时革命还没有胜利吗？
”　这可是很严肃的问题，秋水谨慎起来，想了一会儿：“我也说不准，按道理，十多年后，我们应该给穷人打下红色江山了。
可是，你也知道，革命过程不会总是一帆风顺，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。
”　这话是从谁那儿听说的？
毛委员！
那是刚上井冈山后不久，红军打了败仗，用朱总司令的话说，是坍了一次台，部队的情绪有些糟，毛委员就给他们做了一次报告，举了好多曲曲折折的例子，最后总结时就说了这个话。
那时，秋水还是个刚加入红军队伍的新兵，对这道理似懂非懂，也就有了新奇。
几年时间下来，尤其是经过几次大的反“围剿”，对这话就有了贴皮贴肉的理解。
他清楚地记得，当初他们村子里和他一道当红军的就有十六个小伙子，都是小时候的玩伴，几年仗打下来，囫囵的没剩几个人了，牺牲十一个，断腿断胳膊的三个，只有他和红一团的作战参谋小黑还是整人儿。
他也负过好几次伤，都是伤在背脊、腰间和屁股上。
这在作战部队多少会有些不光彩，人家还以为是当逃兵时挨的枪子呢。
也有人这么笑过秋水，但秋水不介意，谁叫他一当兵就当军团首长的警卫呢，警卫的职责就是保卫首长，炮弹、枪子一来，要抢先护着首长，十有八九要把首长扑倒在地，三番五次，就只有委屈自己的后背和屁股了。
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跟着首长，到底没有冲锋陷阵的将士那么危险，几次负伤都没伤到筋骨，草药一敷，三两天就活蹦乱跳了。
前不久，他随军团首长去红一团视察，见到了小黑，两人说起一起参军的那些玩伴，不胜唏嘘。
小黑还开玩笑说，他是沾了首长的福气和灵光，才保住一条小命的。
在他们老家有一种说法，凡是大人物，都是天上星宿，身上有一层光环，这层光环就是灵光，是福气和贵气包裹起来的。
故而，常常接近这些大人物，身上会沾上喜气，能避祸呈祥。
他到底是当了快四年的老红军了，不迷信。
不过，他心底里也承认，警卫首长确实要比在战斗第一线厮杀安全得多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他算是沾了首长的光。
还有，首长的金口一开，他还白捡了个老婆，真是做梦样娶了个媳妇儿。

编辑推荐

谨以此书献给我们伟大祖国六十华诞。
一个关于小人物的信仰与爱情的故事，一次革命年代神圣而温情的“长征”。
从历史的缝隙中，偷掘出真金白银。
《长征谣》以一种全新的解读历史的视角，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样本。
——著名作家、评论家郭小东　　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故事，讲了六十余年了，《长征》这样的讲法却是第一次。
他以凡人的心态，交叉的目光，层叠的脚印、吟唱宏伟史诗，用巧构妙思激活心底波澜。
开卷可圈可点，掩卷遐想无穷。
——首都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、著名评论家张志忠　　《长征谣》好就好在她是反映长征这一伟大历史事件，妙就妙在一个“谣”字上。
她是唱给读者的一首关于长征的歌，一首那个革命年代里的爱情谣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http://www.tushu007.com